

魁

蝴蝶爱纯·著
无名

那一个风一样的少年，善良，寂寞，无名，然……

他只是在寻找一种无望的幸福。

风云变幻，生死莫测，他和她在江湖之外，

在一连串的陷阱圈套阴谋回到了最初，

余下的，只是淡淡的如雪的笑颜。



魁

蝴蝶爱纯·著

无名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那一个风一样的少年，善良，寂寞，无名，然……

他只是在寻找一种无望的幸福。

风云变幻，生死莫测，他和她在悲剧之外，

在一连串的陷阱圈套阴谋回到了最初，

余下的，只是淡淡的如雪的笑颜。

藏书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酷语.7/邬锦雯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8. 5

ISBN978 - 7 - 204 - 09374 - 8

I. 青... II. 邬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565 号

青春酷语(第七辑)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燕茹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0 × 710 1/16

印 张: 360 字 数: 27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 - 7 - 204 - 09374 - 8/I · 1882

定 价: 460.00 元(全 20 册)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, 未经协议授权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, 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

魅

蝴蝶爱纯·著

无名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序

魅·阴谋

第一章 磨的不是刀……是情，是爱……4

第二章 无尽的找寻之路……11

第三章 东海蓬莱木刀客……20

第四章 她是一个魔鬼……27

第五章 赌……35

第六章 来不及的爱……43

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魅·陷阱

- 第一章 死人地……150
- 第二章 秘密·真相……157
- 第三章 死里逃生……165
- 第四章 住着神仙的黄金岛……173
- 第五章 等死的心情……182
- 第六章 选择……189
- 第七章 戴面具的王……197
- 第八章 茉莉花！茉莉花！……204
- 第九章 以爱的名义来恨……211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魅·圈套

第一章 猎狗 十二娘 铁十七……52

第二章 眼睛里充满寂寞的男人……61

第三章 富贵山庄的金帖……68

第四章 白色的花三公子……77

第五章 销魂红莺莺……85

第六章 第二十七种武器……92

第七章 他为何而来? ……101

第八章 赤裸的燕尾蝶……110

第九章 手·天魔搜心手……118

第十章 血案……127

第十一章 小楼·神秘的男人……133

第十二章 等·杀机……142

序

终于完成了《魅·无名》，感觉很怪异。

因为编写这个故事，是超出我自己对于文字的驾驭能力的。

慢慢地写，一点一点地写到今天，让我自己第一次佩服自己的意志。

很努力地坚持着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尝试着写出来。

本来是想放弃的。直到那一天，在每天经过的路上，发现了一个藤架。我总以为那是一株不知名的藤蔓植物，可是，那一天夜里，很静，衬着橘黄色的灯，忽然就闻到了一种淡淡的芬香，仰起头去看，只见白色的、黄色的金银花正开满了一小片天空。

然后，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
有些芬香，是不引人注目的，是必须慢慢地慢慢地才释放出来的。

我不是天才型写手。

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汗水。



《魅·无名》就像是一首哀伤的骊歌。

慕容鲤儿的爱，是无望的忧伤之爱。

小箫的爱，是压抑之爱。

花无影的爱，是倔强之爱。

宁蝶儿的爱，是可怜之爱。

上官流光的爱，是仇恨之爱。

似乎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总有一种黑色的，悲伤的感情。

真是无法想象，现实中的我，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但为什么写下来的故事总有这样淡淡的，如柳絮一般的愁意呢？



这个故事，是第一次去写自己很陌生的领域。

人物感情的复杂，故事情节的推理，统统都在摧毁着我的写作热情。

初夏的时候，当莲花盛开的时候，那一天，从街道旁的老妪处买了一束十二朵莲花。

当那一天夜里，莲花的独特香味渗入书房时，熄了灯，在这样寂寂的黑暗中，便想到了这一个故事的框架。

很难得的，从前写文都是没有去考虑什么人物的未来，即将发生的情节，只是一味地写下去，所以在情节上不好好地思虑，以致情节成了我的弱项。

但《魅·阴谋》、《魅·圈套》、《魅·陷阱》里的人物和情节却都是先在心中不断地、重复地设想过的。



写完《魅·无名》，心底有一些小小的满足的。

是在时间流逝之后，自己仍然会微笑着，翻出手稿看一遍，再看一遍的。

魅·无名

蝴蝶爱纯·著

魅·阴谋

永不可挽回的错误，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，
却是那血液里魔鬼的叫嚣，用火烫的印章烙在铁上的符号，
是永不可磨灭的一种记忆。



第一章 磨的不是刀……是情，是爱

边陲古镇。

青石板砌成的小巷仿佛通往人生的尽头。

在那幽深的尽头，是一个破而旧的六合院。院子中弥漫着蒜油混合粪便所产生的一股奇异的馥味，发鬓散乱的胖妇人用一块油腻的抹布擦孩子的脸，身后的厢房低矮而阴暗。

住在这样的厢房不外乎两种人：老实人，没出息的人。

这两种人不仅让人瞧不起，而且常常被人们遗忘。

这六合院最最阴暗的角落却是那偏僻的后院一侧，终年见不到阳光的所在。

低低的厢房里似有青苔蔓生。

厢房中央供着一张白月神女图。

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男子凝视着白月神女，良久，似恍惚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才黯然地走出了门外。

破而薄的门扉之外，大概只有一米宽的空地。

不知何年铺上去的石砖已经褪了颜色，斑驳一片，在那残破之处长出了一蓬蓬的青草。

靠近围墙的地方横着一方磨石。

磨石约五指长三指宽，如同一尾龙舟活鱼。

男人走到屋外。

透明的光线显然此房中的阴暗刺眼了许多。他用手揉了一下眼睛。

男人的脸色苍白，瘦得像风中的一片落叶，更显得那一双眼睛大而空洞。

那双眼睛直瞪着前方，茫然的，令人无端生出灰心与绝望。

男人走路很慢，他缓缓地走到磨石旁，却从地下拖出一样黝黑的东西。

这东西形状庞大，样貌丑陋，瞧仔细了，竟然是一块未经修凿的陋铁。

男人拖着沉重的陋铁，摆在磨石上，默不作声地磨了起来。

“这疯子磨的是什么？”一个低低的骇然的声音道，“已经来了快十二年了吧，每天就一直在屋前霍霍地磨那废铁，真是一个疯子！”

“我倒是知道他磨的是什么。”喝劣质酒喝出了酒糟鼻子的李老汉睁着泡泡眼神秘地说，“你们谁给我沽一壶老酒，我便说出来。”

“呸呸！他是个小疯子，你是一个老疯子！”粗砺的中年妇人笑了起来，耻笑道，“那个穷小子有什么秘密值一壶老酒？叫我们陪着你一起疯！”

李老汉的脸涨得和酒糟鼻子一般红，他嘟囔着往着院子外走去。



正是初春好时节。

锦香楼前杨柳依依，连空气也浸了酒香。

李老汉眯着眼，仰头望那朱漆栅中似隐若现的宴席，不禁摸一摸只剩三文钱的贴身钱袋。

酒虫的诱惑，好像倚红楼那一个十八岁的小妖精一样令男人沉溺。

李老汉心一横，便要往里走。

酒楼的店小二却认得六合院这一个老酒鬼，便冷笑着拦上来，挥手一个巴掌，道：“这地方你也来得？”

李老汉缩身，被打得从门槛阶梯处摔了一个趔趄，跌了下来。

那店小二却冷冷地转身，仿佛他刚才打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苍蝇。

“为什么这酒楼他来不得？”一个长身玉立，衣着华贵的少年公子不知何时倚在漆栏处，微笑着道。

店小二仰起头，便见到这少年公子。少年公子的微笑如一池春水，又一次重复：“为什么这酒楼他来不得？”

店小二混了酒楼七八年，算是这锦香楼见过世面的了。他当然有一点小聪明，他当然懂得见风使舵。所以，他立刻跑得很快，像一只兔子般地蹿到李老汉跌倒的地方，恭恭敬敬地扶起李老汉，笑着朝少年公子道：“小的该死！一张烂嘴！公子你说谁来得谁就来得！”

少年公子一双丹凤眼眯了起来，轻轻一笑。

那店小二看得痴了。

他忽然发现，这位少年公子一双眼睛又媚又甜，仿佛能把人的魂勾了去。



李老汉在喝酒。

喝一壶三十年女儿酒。

他的眼睛耀耀发光。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小人物。

他的脸皱成一朵菊花，竭力挤出讨好而卑微的笑，“公子，你初来乍到，找我准没错。缅甸县里谁不认识我李灵通啊！”

少年公子淡淡一笑。

李老汉瞧出他不相信的意味，不由得拍拍胸膛，道：“公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！包在我身上没错的。”

少年公子默然许久，才道：“我只是想找一个人而已。”

李老汉一拍桌子，大声笑道：“不知公子要找的是什么人？这缅甸县就是天空飞过一只苍蝇也逃不过我的眼睛，更别说是一个人了！”

少年公子细长而秀美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些鲜活的色彩，沉吟了一会，缓缓地道：“那个人姓箫，从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但现在大概不怎么有名了。最近江湖才忽然传闻这个人就隐居于缅甸县。”

李老汉瞪大了眼睛，可那少年公子却不往下说了，仿佛沉思了起来。

等了一会儿，少年公子从袖里抽出一卷画轴，展开来，幽幽地道：“传说他是江湖第一美男子呢。”

李老汉一瞧，那画轴精致绝伦，笔墨新鲜，仿佛是不久前刚画的，青山绿水映出一个少年侠客，鲜衣怒马，意气风发，当真是一个豪气干云的美男子。

他不禁抬眼去看少年公子。这少年公子眼睛细长，唇色丰润，顾盼之间别有一种妩媚风情，跟这画卷中的男子比起来，只怕还要俊上三分。

李老汉不知不觉地看痴了。

那少年公子却浑然不觉，只把一腔心思都放在画轴中的男子身上，微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可见过这个人？”

李老汉的神思被拉回，一张老脸涨得通红，又重新端详着画轴里的男子，皱着眉看了许久，才道：“不瞒公子，我李灵通的这一双眼睛是一双毒眼，凡是被我看上一次的人都绝不会忘记。我敢发誓，缅甸县上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人

人。”

少年公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或许他易了容，也不常出来行走，就是遇见了你也不会去注意的。”

李老汉讪笑着道：“公子所言极是，但是——”他话锋一转，又道，“老汉这一生没别的本事，这一张嘴净会喝酒闯祸。可这一双眼睛却还从没被骗过，老汉看人，不只是看外貌。”

“那看什么？”少年公子饶有兴味地道。

李老汉正色，道：“一个人的服饰、头发的颜色、鼻子的高低、眼睛的大小，随着岁月流逝一直在变化。老汉看人不看这些，看的是一个人的气势，一个人的魂。”

“一个人的魂？”

李老汉颌首，道：“一个人的身上，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，总有一些痕迹是永远也擦不掉的。”他用手指着这轴中的少年剑客，道，“这张图画得很真实吧，耳垂处的这一颗肉痣都勾勒得清清楚楚的，这耳垂上的肉痣就是这个人的魂了。”

少年公子细长的眼睛似幽深的夜，他终于缓缓地收起轴卷，望着窗外的春色，沉默了起来。



李老汉醉醺醺地走着，跌跌撞撞之间，只见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诡异而古怪的笑意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孩子真以为自己是一个公子哥儿，嘻嘻，虽然连那说话的声音都酷似男声，但举止之间不经意的女儿之态却是如何也遮掩不了的。嘻嘻，这年头真呀真奇怪，乞丐要当大爷，侠客要装窝囊人，俏丫头却偏偏要扮贵公子。”他一边嘟囔一边往前走，猛然间，脚下不知怎的一绊，摔倒在墙角。

小巷深处。

那少年公子的身影慢慢地从巷角一处现了出来，他纤细入鬓的长眉皱了起来，脸腮处明显地嫣红起来，显然她是听到了李老汉的醉话了。

那李老汉却脸朝地面地趴着，不一会儿竟打起了呼噜。

少年公子站着等了一会儿，终于不耐烦起来，走到李老汉身边，露出了女儿家的姿态，翘起足尖，重重地踢在李老汉腿上，低声骂道：“你这混账老汉，骗了我的酒吃，还在背地里取笑我。”

李老汉一动不动，似是睡得正香。

那少年公子一跺脚，身形一动，便似一只燕子般地跳过巷墙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

阳光很暖，透着金黄色的光芒。

李老汉突然翻身，缓缓地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，他睁大了眼睛，笑眯眯地瞧着那女扮男装的少年公子遁去的方向，道：“这丫头片子的道儿还嫩着呢，跟踪人技巧当然重要，但关键还是耐心啊。”

他慢吞吞地继续往前走，不一会儿，便走入那小巷的深处。

他一直不停地往里走，走到那夕阳也照不进的地方。



嘈杂的六合院，正是晚饭的时候。

辛苦了一日的男人们吃着粗糙而清淡的饭菜，脾气大得吓人。

女人们还在厨房里，正是一天最烦恼也最忙碌的时候，哭啼着吵闹的孩子，男人阴沉的脸色，桌子上一成不变的咸菜稀饭，都让她心烦。

李老汉穿过这怨声尤人的院子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。

在那阴暗的深处，尤传来单调而刺耳的磨铁声。

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在磨什么呢？

李老汉走到低矮的厢房前，他故意放重脚步声。

脸色苍白的男人迟钝而麻木，眼中只有那一块庞大的陋铁，浑然听不到背后的声音。

李老汉冷冷地注视着男人的背影，突然从怀里拿出一个锡纸袋，往着男人抛了过去。

锡纸袋跌在地上，袋口破了，露出了一只烤得很嫩的叫化鸡。

香气从锡纸袋里溢了出来。

男人从地上捡起来，眼光痴直，撕了鸡腿往口中塞。

有些人吃东西是一种享受。

男人吃东西只是一种机械动作，他似乎不是在咀嚼美味的食物，而是在吞咽虚无的空气。

这个男人似乎对生命已经无所眷恋，他毫无意义地活着。

这一种活法不仅痛苦，而且可怜。

李老汉冰冷的眼睛似乎掺了一些古怪的情绪，他慢慢地道：“你来缅甸县也已经十二年了。这十二年里，你除了睡觉，就一直在磨这陋铁。别人都拿你当疯子，我却知道你在干什么。”

男人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淡淡的微笑，反问道：“我在干什么？”

李老汉冷冷地道：“磨刀。这十二年中，你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磨一块陋铁，只为了磨出一把刀。”

男人讥诮地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曾见我磨出一把刀来？”

李老汉道：“你不止磨出一把刀。十二年了，你一共磨出了二十六把刀。不过那刀磨好了之后，你还是继续日夜不断地磨，直把那把刀慢慢地变小，变成了匕首，又变成了一根针，以至于最后什么都被磨尽了。”

男人低低地笑出声来，转过身，面向墙壁。

李老汉突然露出了一种神秘的笑意，道：“可是我还知道，你不仅仅是在磨刀，还是在磨心。”

——你要磨尽的是那一颗狂怒的复仇之心。

——你要磨尽的是那一颗英雄之心。

这些，李老汉并没有说出来，但男人的脸色却越发地苍白了。

男人突然转过身，抛下了那一地的荒凉，走入厢房中。

李老汉沉默良久，缓缓地道：“这十二年来，我一直待在这里，只为了等你重拾一个刀客的魂，到那一天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”

男人的声音从厢房中低沉地传出来：“不必等到那么一天了，现在，如果你愿意，一个手指头便可以杀了我。”

李老汉却高傲地一笑，道：“凤凰木刀岂能杀一个懦弱的魂？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是不配让凤凰木刀出鞘的。”

男人又笑了起来，声音空洞而悲凉：“即使你不杀我，我也是一个死人了。”男人的声音渐渐地低了起来，“那一把血蔷薇在十三年前就断了。”

男人的语调里有浓得化不开的哀伤。

李老汉却突然道：“血蔷薇是断了，不过，却是被你自己硬生生地拗断了。刀魂不在刀上，是在你的心上。”

男人淡淡地道：“可是我的心已经死了。”

李老汉嘴角溢出一丝冷冷的笑意，道：“总有一天，你的刀魂一定会再次复活的，而且这一天已经不远了。”

第二章 无尽的找寻之路

千里之外。

驼山峰下，光明山庄。

近十年来，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武林的圣地。

神秘的光明山庄第二十三代继承人，鲜少在江湖露面，不以真面目示人的慕容锦衣，就在听风楼之中。

锦帐珠帘，燃着一炉九龙熏香。

熏香之中，袅袅白烟之中。

慕容锦衣微笑温良如玉，他斜倚在榻上，说话的声调如同一曲欢快的骊歌：“那个人，可是有了消息？”

在少年的下首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。

老者身形高大，面如重枣，声如洪钟，一双比常人大上一倍的手掌泛出阳光般的淡金色，赫然就是江湖中名震一方的烈火老人。

烈火老人垂头，压低声音，道：“早些年，总有一些好事之徒传出流言，说是亲眼见到那个人在某地出现，但却都不是真的，这一次，我已派了灰狼先去缅怀县了。”

慕容锦衣淡淡地道：“恐怕不只是灰狼一个人去了。”

烈火老人有一些尴尬，缓缓道：“灰狼今晨飞鸽传书，说是在锦香楼见到了鲤儿小姐。”他抬头瞧了一眼，只见光明山庄的少主脸上淡淡的，看不出什么波澜，又小心翼翼地道，“小姐扮成一个贵公子，把那个人的画轴拿出来让一个老酒鬼瞧了，似乎想让老酒鬼帮着找一找。”

慕容锦衣的面上终于有一些表情，沉默良久，才道：“也怪不得你，是她太胡闹了。”

烈火老人舒了一口气，正待退下，上官流光却又温声道：“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。夫人那里你帮着解释一下。”